

众生·人民路

去另一个城市

| 华子 文 |

那天在自家小区的小公园碰到一个外婆，她向我吐露了自己远离家乡带外孙女的苦衷：太孤独了，头发都熬白了。她沧桑的声音如刺扎到我的胸口，有点微痛，只因不久这也是我逃脱不了的命运。

现在，我就坐在上海的普陀区，准确地说是在梅川北路梅岭一街坊的小区公园里，陌生，孤独，有点寂寥，看着周围的人像一口吐着热气的锅，冒着的都是上海话，但和我无关，我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以一个局外人身份，出现在另一个城市。

早晨，送我的外孙女去上学，然后，去菜场买菜，做饭；下午，接外孙女放学，看她做作业，晚上，带她去散步，去巴掌大的街角看男男女女的老人跳交谊舞和街舞。楼与楼的间距很近，云与云的空间很窄，高铁与高铁的链接很密。我的世界忽然缩小。

那天，我忘了带钥匙，如果在自己的家，我可以十几分钟内搞定。现在，我只好拖着放学的外孙女，背着她的大书包，在拥堵的潮流中去女儿的公司。换了两趟地铁，取了钥匙，回时，太阳下山，灯火阑珊，到家已是六点多了。现在一出门，外孙女就会撵着我问：钥匙带了吗？

之前，每当外孙女对别人说，我要回上海读书了，我的心就会紧缩一下，我一直在回避一个现实：像那些离乡背井的老人一样，给自己的儿女烧饭买菜接送孩子。前不久遇到一个朋友，他的女儿把家建在了合肥，小夫妻俩却去了上海，逼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

去合肥带外孙女，接送幼儿园。妻子去了合肥，还没退休的他一个人开始胡乱应付，弄成了糖尿病。幼儿园哪儿不能上，他们却拗不过女儿。现在的父母都成了儿女带工资的保姆，唯有服从的软弱，没有拒绝的勇气，这种被绑架，已经成了中国的现状，成了中国父母不可抗拒的软着陆。而这背后，也包裹着现在年轻人难言的苦衷。繁忙的工作，高价的房子，还有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超前焦虑，年轻的父母早就开始规划孩子的未来，很现实的学区房，很残酷的各种培训班。

为了能接受好的教育，女儿坚持买了这个学区房。就这样，价格不菲的五十几平方的房子，楼栋的大门上常常贴着求购的纸条，那纸条的背后是厚厚的纸币，也是殷切的希望。楼下一个操着上海话的老头对我说：这个小区不少外地夫妻，都是引进的人才。女儿是双研，回国后居留上海。我却不止一次地抱怨女儿：你被上海户口绑架了，同时也绑架了你的孩子。这个成本太高了。

女儿的家南北两房，中间是个客厅也兼着厨房，光线很暗，白天也要开着灯，洗菜，炒菜，放盘子我都要想着搁在哪，从前不事家务的我很不习惯。在自己160平方的房子里放任惯了，我被捆住的手脚很别扭。我委屈地对女儿说，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。女儿说，向下看，不如我们的人多了去，向远看，为了孩子的学习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孩子上学只需要几分钟，不仅

小学好，附近还有好的中学。她说能选到买到学区房是幸运的，她那些没有户口的朋友的孩子，只能上价格昂贵的私立学校。我还是不懂上海好在哪？朋友说，她也这样问过她儿子，儿子说，你不懂，不好拿小城市和大城市比较的，他们不在一个层面。也许，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小城，小城的范围可以让我天马行空，也许女儿有女儿这代人的见解和格局。女儿规划她的孩子未来，我只能保持沉默。我的责任就是辅助、付出，还有不遗余力的爱。这爱里包含着牺牲和委屈。影片《海上钢琴师》里有一个镜头：1900，是个弃婴，这个在海轮长大，以海洋为家，从未下过船的年轻钢琴家，当他被爱情的力量驱动着，终于下船就要迈下最后一步台阶时，他忽然转身了：世界这么大，我只能弹钢琴88个键。他又回到了船上。我不是1900，但我突然明白了他放弃下船的动因。

那天晚上坐在小花园，外孙女抓住我的手说：阿婆，你怎么不说话，你还有我呢，你赶快学上海话吧，这样，你就可以和小区的老头老太说话了。我更要赶紧学上海话了哦。黑暗中，我握紧外孙女的手，她的小手热热的，这就是爱。天空飞过一架飞机，仰望星空，我的心忽然亮了，学会安贫乐道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我知道这不是我要的生活，却是我必须面对的生活，有一句话：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一天担。我不存在难，也没有过不去的桥，今夜过去又何尝不是一天的开始。

忆旧·古运河

手擀面

| 徐森宝 文 |

小时候，每当夕阳西下的傍晚，从母亲从生产队干活回家。父亲随即弄“猪食”，弄“自留地”；母亲则马不停蹄地忙一家人的晚饭。

晚饭大多是吃面，母亲拿面盆到面粉袋挖一大碗面粉，放在八仙桌上，面粉与水调配好后，母亲先在面盆里揉捏，揉成一个大面团后，倒在桌子上继续揉，当大面团揉得光滑溜溜且有点弹性时，母亲便拿起家中一根圆形梨树木擀面杖。只见母亲双臂用力并借助身体重量擀压，一次又一次，几分钟后，把大面团压成厚厚圆圆的大面饼，随即卷在擀面杖上不断擀压、扩展，擀压、扩展。

大面饼越擀越薄后，母亲将大面饼折叠起10多层高，然后一手拿菜刀、一手压放在折叠面饼上方，一手切，一手缓缓往后退，于是，大面饼变成了细长、细长的面条，摊在桌子上，散发出淡淡的生面香味，这就原生态面条。

那时家里烧“土灶”，灶膛在燃烧，母亲便往大铁锅里倒些菜籽油，待锅里“滋滋”袅袅起烟时，随手煸青菜、毛豆、丝瓜，每样八分熟时即起锅，这是做“面浇头”的菜。然后锅里烧水，灶膛内添柴，待锅里水翻滚，随即将桌子上的面条下锅。稍倾，一碗碗热腾腾的手擀面端上桌，碗里盛着满满的面冒着白气，母亲把绿油油的青菜、毛豆、丝瓜添加碗里，瞬间散发着诱人的面香、菜香味，“小馋胚，吃吧！”我、哥哥、姐姐迅速各自端碗、张嘴、起筷，一大筷面条直往各自肚子里“钻”。“哇——”那面条、面汤、蔬菜入口的瞬间满口清香，一碗面三下两下就“碗底朝天”。

“妈妈，怎么老是吃面？”这是我5、6岁时，常问母亲的话。每次母亲总会抚摸我的头，略显憔悴地说：“三儿，爸、妈干活忙，吃面，做起来方便，不用另烧菜，省事、省时

……”

经常吃面，母亲会“翻花样”：今天汤面，明天拌面，后天凉拌面、烂糊面；一碗面，母亲能一个星期不同样，让我们百吃不厌。

一次，母亲犯腰痛病无法下床，父亲要到生产队出工。在母亲指导下，我与姐姐学做面条，终于做成了“四不象”的面条。那年姐姐10岁、我7岁。当姐姐把面条端给躺在床上的母亲时，母亲眼里竟含着泪花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从那以后每逢父母农活繁忙，我和姐姐就自己动手擀面。“瞧，徐家姐弟会自己擀面……”每当听到街坊邻居的赞许，看到小伙伴羡慕的眼光，我和姐姐心里就美滋滋的。

母亲的手擀面伴随我的童年，如今“手擀面”早已销声匿迹，但母亲“手擀面”的美好滋味，却永难忘记……

情趣·健康桥

绿鹦鹉

蓝鹦鹉

| 梅锦明 文 |

绿鹦鹉，蓝鹦鹉，学名又叫虎皮鹦鹉，煞是漂亮，让人喜欢。绿鹦鹉是公的，蓝鹦鹉是母的。进我家时，我没有征得它们同意，自作主张给它们配成了新婚夫妻。它们像两个听话的孩子，认了我的乱点鸳鸯谱。

我给它们配了个非常漂亮的笼子。一只天然椰子壳做上了窝，圆滚滚的，洞口开得也是圆滚滚的。它们很认同这个新房，一到晚上，从不与我打招呼，一起藏进窝里，冒个头都不肯，就像消失了一样。一只白色吊环，两只鸟一站上去，晃呀晃的，一股子的悠闲、调皮和舒心。它们是天生的金嗓子，常常会把野外的各路鸟儿吸引过来，站在笼子外边的橘树头上，跟着叫个不停。欢快又脆爽的鸟叫声从屋外传进家里，让我滋生许多的感受，美滋滋，心醉，像融入在山林……

它们叫着叫着，就会相互亲昵起来，没完没了。慢慢我猜透它们的叫唤，其实是唱情歌，或者说情话……唱多了，喊多了，进到了对方的心里，自然生起情愫来，动心了。蓝鹦鹉试着先亲一下对方，绿鹦鹉开始不动声色，高傲地站着。蓝鹦鹉就把身子靠近一点，再亲一下，又亲一下……两个都动心了，开始进入甜蜜世界。两个色彩斑斓的小脑袋绕来绕去，放纵地你亲我，我亲你……

常常看得我心里也甜蜜蜜的。它们的恩爱，最体现在吃食上。鸟笼边上有一个食盆、一个水杯，很有艺术造型，肚子大，口子小，只能一只鸟伸头进去或者吃食或者喝水。蓝鹦鹉总会让着绿鹦鹉先吃，夫妻相推相让，它们天天做出了榜样。

笼子显然限制了它们的奋飞，但最小的空间，它们也要奋飞，奋飞是它们的天性。两只鸟一边展翅奋飞，一边追逐、嬉戏，把个笼子闹腾得像游乐园，也把我家金竹子、柑橘树陪衬下的大门口，闹腾得生气勃勃、情趣横生。

有次，小孙子悄悄拉住我，蹑手蹑脚来到阳台下的鸟笼边，用手轻轻指点笼子里的绿鹦鹉、蓝鹦鹉，压低声音给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它们一直用嘴巴子想着法儿打开鸟笼门。”关照我：“你得当心它们，别逃跑了。”

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我在小门上弄了个卡子，但难免在喂食或喂水后丢三落四的。有回我忘了上卡子，那天下午，还是小孙子第一个发现，蓝鹦鹉不见了。开始我还不相信，两个人围着笼子找呀找，椰子壳的窝里也是空空如也，唯有绿鹦鹉形单影只地站在一边，耷拉着头，有点畏畏缩缩的样子。

怎么会是蓝鹦鹉逃了呢？相对于绿鹦鹉，它可是弱势一个。是绿鹦鹉帮助了它出逃？绿鹦鹉哪能这样舍得？

小孙子一脸担忧，他说：“蓝鹦鹉能飞哪里去？它怎么活呢？会找到吃的吗？没有窝，它哪里睡觉？”

是呀，这么好的一个家，一个养尊处优的家，哪来的逃跑勇气？我也照着小儿子的逻辑这样想。

小孙子说：“找不到吃，它会飞回来的……”

哦哦，蓝鹦鹉会这样无能吗？我和小孙子怀着企盼的心绪，等呀等，一天天。小孙子说：“蓝鹦鹉一定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……”